

战時國民讀物

城陵磯

徐君梅作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九



福建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圖字第一一號



戰時國民讀物

磯陵城

(通俗小說之一)

徐君梅作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弁言

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我們對抗敵人的血的搏鬥已經展開了四個年頭，目前正英勇地繼續着。中華民族每一份子的熱血與頭顱，都已經，或準備着爲祖國犧牲，企圖通過了這空前的大時代，把民族的厄運捩轉過來，共同建設新的中國。

勝利當然屬於我方，但別忘記全民族份子的積極發動，更能促使已有把握的勝利早日到臨，抗戰進入了目前這一階段，政治重於軍事的；抗戰知識與技能的灌輸，更爲不可或緩的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引起普遍的抗戰的情緒，充實抗戰的實力。

本讀物的刊行，即是針對着這一點。全部讀物內容擬暫包括：①公民知識，②政治常識，③軍事知識，④經濟常識，⑤鄉土知識，⑥史地知識，⑦科學常識，⑧健康常識，⑨生產常識，⑩敵情報導，⑪模範人物，⑫抗戰歌謠，⑬通俗小說，⑭歷史演義，⑮民族英雄故事，⑯民間殺敵事蹟，⑰前線殺敵事蹟，⑱教育界抗戰史蹟等十八類，每類的種數視需要來決定，內容以一般民衆爲對象，文字力求活潑通俗，可以作中心學校及國民學校的補充教材，亦可供民衆平日閱讀之用。

城陵磯

回自

- 第一回 大好河山萬里洞庭收眼底
- 第二回 一輪明月幾家歡樂幾家愁
- 第三回 烽火漫天拚把頭顱報祖國
- 第四回 斜陽殘谷大好男兒試鋒鏑
- 第五回 一門忠貞爲道中華多漢子
- 第六回 後園決策千人爭赴壺子山
- 第七回 爲虎作倀人端臭名留萬載
- 第八回 大義滅親英雄姓氏遍四方
- 第九回 身敗名裂幾見漢奸下場好
- 第十回 裹傷作戰爲國捐軀姓名香

第一回 大好河山萬里洞庭收眼底

「山上青松山下花

青松顏色不如花

有朝一日霜下降

只見青松不見花」

這首詩道的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天既生我，就應該轟轟烈烈做一番頂天立地大事業，才不負國家庇蔭之恩，父母養育之德；所做的事業又必是於國有補，於民有利，清清白白，光明磊落，氣骨硬朗，手掌心站得住馬，才算是一個大丈夫，一旦撒手西歸，留得英名長在；一般庸庸碌碌，東歪西倒，沒骨氣沒識見沒作爲的人，活着無聲無臭，死去黃土一埋，早沒有人提起了，只看古往今來，到今日傳誦人口的，只有民族英雄，絕不是凡夫俗子，便知此言不錯，現在國家和日本打仗，正是男男女女報國之時，至少得學本書主人公孫長青，和鬼子幹了一場，活了才有意思。閑話休題，言歸正傳。

話說湖南省靠近東北地界，有一塊地方，名叫城陵磯。這城陵磯地處岳陽城北，向南走了十五公里，便是岳陽城。大江西來，洞庭北往，合流於此，坐落在洞庭湖口，是個險要的所在。向南瞭望，八百里洞庭，一望無際，湖中君山，看來便好似水面浮舟。正是：「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好一派風景也！

靠近洞庭湖的地域，自古便不愁衣食，靠了灌溉的便利，沃野千里，彌望無極。單就米來說，這一帶人民除留給自己一家吃之外，每年還能賣出各省五萬石以上，因而城陵磯也

就慢慢興旺起來，誰都有這麼幾畝田，大家無憂無慮，過着太平日子，這且慢表。

且說本地裏有個不大不小的人家，這人姓孫名喚得貴，祖上傳下原沒多少田產，靠自己勤緊節儉，也積下二三百塊錢文，將本求利，買了靠湖薄田幾畝，一個人埋頭苦幹，居然做下一些家私。妻子張氏，也是克勤克儉，相夫持家，並且兩口子雖說都已年過五旬，却已生下一女一男，女名水姑，前些年嫁給岳州府一個姓楊的後生，在城內甚麼小學裏做先生，日子過的也算不錯。男名阿兵，今年雖只十三歲，却也聰明伶俐，講一知百，鄉下人雖沒多大本錢買補給孩子吃，他終日跑跑跳跳，倒也長得強壯結實。做父母的看了，只有心裏歡喜。

光陰易過，轉眼便是中秋，中秋是團圓佳節，家家戶戶遇到這日，都是興致勃勃：得貴因為前幾日有人由岳州帶來的口信，說水姑在街上碰見這人，托他回來稟告雙親，中秋節會同女婿返來城磯母家過節，好不歡喜；一來女兒女婿每年稀罕來此一次，二來又值佳節，喜得一夜也沒好睡。早上起來，推門一望，天上一片青碧。太陽才由遠山的背後爬得上來，紅光眩耀，烘托得洞庭湖水一片淡紅。一陣晨風過處，湖畔荷花，帶了輕香沁進鼻子，不禁暗暗喝一回采。再看看湖裏一片荷田，滴溜溜地盡是通圓勻淨的荷蓋，迎風點頭，心裏又浮上一回歡喜。自思今日別讓你荷蓋獨圓，咱孫得貴辛苦一年，到今日一家團聚，衣食無愁，倒也不負此生啊！一番感慨之後，猛記起要快安排早飯，趁早準備上街買些吃的喝的。回過頭來，正待跨進門限，突和一個孩子撞個滿懷，定睛一看，却是兒子阿兵，只見他泥着兩隻手，手裏捏着盡是淤泥的鐵鍬，一見父親，慌忙得只願望背後躲藏，笑嘻嘻的站在面前，本待發作幾句，到此時只有愛憐的分兒，摸摸那小頭幾下，吩咐說：「別胡鬧，仔細弄壞了鮮

藕。一隨即大踏步進屋了。

鄉下人遇節逢年，吃的家裏有的是，原不用多買。得貴在飯棹上，一面吃稀粥，一面和妻子商量碗數：雞鴨蔬菜家裏有，等阿兵把藕採回來，便叫他幫宰一隻雞，一雙鴨，到菜園裏摘下一些鮮蔬菜，多攪點油料，煮了也够味，所差的只是酒和鮮魚大肉，回頭自己到市上買去。

一切商議停當，得貴生怕女兒女婿來得早，家裏凌亂不好看，雖然是親生女兒，也得稍爲佈置一下。便幫妻子掃地，抹窗，整一整棹椅被窩。上下打量，覺得可以了，便在床頭下檢出一些散錢，擎過旱烟管，裝上烟，燃了火，滿心輕鬆的一搖一擺到市上去。

城隍磯雖是小小地場，天下風氣一般。這一日街上來來往往的菜擔，肉挑特別多。店裏掛的排的又無非中秋佳節食品：望見手裏拿着籃子盒子，走近一看，却一例的是菜肴和節禮。熟人一見面，都拉了手，「你好呀！你好呀！」怪親熱的。人人笑臉，個個歡容，真是太平景象，世外桃源。得貴素日做人和氣，今天偏偏熟人又多，走了兩步，便有人來招呼，不敢得罪人，急也急不來。到得買好一尾鱈魚，五斤豬肉，向酒店借來酒壺篩了十斤酒，却已是太陽翻上山頂的時候了。急忙忙取路回家，只見路的那頭箭一般的飛奔一個孩子來，老遠地喊道：「姐姐姐夫來了，快些，快些。」一看却是自己兒子阿兵，氣咻咻地站在面前。心想何必這般急跑呢，又氣又好笑。

第二回 一輪明月幾家歡樂幾家愁

話說孫得貴買了魚肉正取路回家，剛巧兒子阿兵奔來，攔說姊姊夫已由城裏到來，心裏好不歡喜。檢查手裏的菜肴，好像應該再添上一些什麼似的，便偕阿兵趕到一家相熟嫩餅店，買了幾塊月餅，取個「團圓」意思，和老板告了別，把手裏零物分一些給阿兵拿，父子倆飛步回家疾走。

跨進屋門，女婿楊人端早迎上來了，穿了一身樸素的中山裝，面孔不肥不瘦，和去年來鄉下時所看到的一樣，只是眼邊多了一副眼鏡，說是近來晚上多看一些書，目力差些，特地配上一架近視鏡。得貴一面招呼，一面把菜肴掛進灶房，回來同女婿進入房內。水姑眼尖，一見爸爸進來，連忙笑盈盈地站起，親親熱熱的喊一聲「爸」。得貴素愛女兒，年來因為農忙，沒空上城照看，正想念得親切。眼前水姑來了，出落得比前更是大方美麗，怎不歡喜？連忙讓坐，自己攬了阿兵一同坐下，同女婿女兒歡敘一年來別况不表。

且說楊人端家居岳陽城內，原是岳州府一個書香世家。祖上在從前已做過幾任京官，積下幾個錢，到他手裏，却是強弩之末了。中學裏畢了業，因為沒有許多錢文來進大學，便在城內一個公立小學裏教書。平日非常勤讀，尤其關心時事；新婚前後，仍是熱心教育，毫不分心，贏得同事們歎服；只是秉性懦弱，雖然學富五車，有時遇到大事臨頭，却不能當機立斷，未免美中不足。尙幸水姑是個有決斷力的女子，遇見丈夫為難時候，總是替他出主意。

兩口子一柔一剛，天造地設，倒也如魚得水，過着快樂日子。今水姑因爲爸媽只生自己和阿兵弟弟兩人，阿兵今年年紀已經不小，閑在鄉下，整天嬉遊，不是長久辦法，偶和丈夫談起，想叫他離開爸媽進城讀書，多個見識。夫婦倆商量停當，所以特地吩咐鄉裏人，寄個口信給她父母，說中秋節會同女婿回轉家來，其實是解決這番心事。

不一時，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已到黃昏時候。大家離情別緒也說盡了，只等做節。楊人端夫婦決心明日早晨回城，今晚留在外家過夜，且已用過點心，早吃遲吃，却不在乎，倒急煞兵官這猴子，他已不得馬上把月餅塞在懷裏，再來個大魚大肉，死命迫他娘快些預備。張氏愛子心切，只得笑嘻嘻的向女婿道了「欠陪」，自到廚房弄菜，酒菜擺上棹時，却已月華滿天了。酒過三巡，菜上數道，盡情吃喝，各人都有酒意，得貴起身推窗，猛可對面東向君山之巔，正掛出一輪月亮，襯着蔚藍無雲的青天。這月皎潔如水，寒光一道，夾着秋涼，颯颯送來，酒意不覺醒了三分。觀賞一會，回過頭來，帶着三分酒意，笑對大家說道：「我幼時會讀過一首詩，說：『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總嫌有些說得過分；今晚看來，更見得我所想的一絲不錯。現在別的不說，只就我們城陵磯來講，在這中秋佳節月明之夜，有那家不快樂呢！」說完大笑幾聲，叫阿兵替他斟滿一杯酒，一口吞下。

楊人端眼見得岳父如此高興，本欲一言道破，對他說明現在日本軍隊正在東北四省和我們中國打仗，東北同胞受日本鬼子殘害的不知多多少少，即在今夜月明之時，父子兄弟夫婦離散，家產精光的，又不知多多少少，於今撞在岳父興頭上，只得把這些話一古腦兒嚥下去。

，換來一臉勉强的笑。還是水姑乖覺，摸到爸爸癡氣，知道趁他爸爸興頭，總好說話，連忙陪笑道：「爸爸說得是……可是我們家裏如能扛來一門好弟婦便更風光了。」又半開玩笑的說：「眼前什麼都講資格，有了資格，不但容易尋得位置，連結婚也方便得多。阿兵年紀也不少了，還是趕緊上學再講，爸說是不是？」

這麼一說，却說破了得貴的心事了，早知任阿兵在家閑逛，整日嘻嘻哈哈，不知世故，也不是辦法，有個讀書的所在也好。只是鄉下却只有四不像的私塾，可沒有開通的學堂。要叫阿兵讀書，只好使他上城。上城便少不得拋鄉離井了。十幾歲的孩子，生下來便守在一起，一旦分離，又捨不得，因此聽了女兒之言，沉吟半響，不即回答。

水姑看出爸爸心事，忙即迫上一步，說：「爸請安心，弟弟讀書事情，女兒和女婿兩人一身承當，住就住在女兒家裏，上學時候由女婿照顧，萬無一失。」

得貴早料水姑會說這一番話，輕輕的點點頭，回過頭來看張氏，張氏看了丈夫一眼却抬起頭來望兒子兵官，意思說只要兵官肯去却不在乎。坐在下首的兵官却望着姊姊笑了。這孩子原盼換換玩的地方，又早聽過城裏是熱鬧的去處，巴不得姐姐多幫幾句，讓自己見識見識。得貴夫婦二人雖捨不得親生幼子，到此時爲着兒子的前途也顧不得了，一口答應。只聽水壻說道：「學校上課已經多日，兵弟決心入學，最好趁明天我們返城時一起同去。」心中好不難過。然是中秋節大好日子，只得忍住，看看兵官，點頭答應。

酒席散後，張氏連忙收拾席面，坐下來大家商量明天兵官入城讀書的事情。於是趁夜晚涼爽，七脚八手地替兵官收拾行李和應帶的東西，忙到深夜。只樂得兵官蹦蹦跳跳，撲着水

姑，姐姐長姐姐短地喚。得費早陪人端到外面步月去了。張氏少不得交代女兒此後多多照顧弟弟，又滴着眼淚水，暗把體己的錢塞一把在兵官懷裏。

第三回 烽火漫天拚把頭顱報祖國

話說阿兵跟隨姊姊夫由鄉下起程向岳陽進發時候，剛是十三歲的鄉下孩子。一路風景，觀之不盡，心中說不出的歡喜，及到岳陽城，便住在姊姊家裏。第二天姊夫替他到學校報了名，因為阿兵這兩個字，喚來嫌帶黃土氣，便代為主張，取名「長青」。自此人家都叫他孫長青了。

光陰易過，轉眼過了六年，孫長青已是十九歲的精壯後生了。這時候，夏蟬鳴樹，蛙聲滿塘，正是盛夏時節，屈指一算，剛是小學畢業之時，自己雖然平日常用功，到此畢業考試到來時候，少不得預備一番；便挾了書本，一個人走進校園，揀個僻靜所在，身倚一株白玉蘭樹，正待翻書來念，不提防牆外一陣人聲嘈雜，傾耳細聽，人聲愈來愈多，嘻嘻哈哈，像集在一起看什麼熱鬧似的。長青這時經過許多年的教育，雖然童心猶在，但却不似當日頑皮。這時功課要緊，還捺下性溫書。沒溫幾行，只聽牆外嘈嘈雜雜地亂喊：「來咯，來咯，……一架，兩架，五架……呢，六架！」長青不自覺的抬頭看天，果見東南向有六架飛機，分開兩排，向對面飛來，嗡嗡的馬達聲音，震得土地像輕抖。這六架飛機，飛臨頭上，不約而同的向下略沉，又復怒吼一聲折向西北飛去，漸飛漸遠了，彷彿機旁一色塗的是圓溜溜的鮮紅太陽徽，心想：看光景這是日本飛機，巴巴的飛來幹什麼？正自不解。

回過頭來，只見姐夫楊人端正向校園走來。忙迎上去，兩個人揀個乾淨草地坐下。只聽

人端說道：「剛才日本飛機飛我們洞庭湖一帶，你說他懷什麼意思？」遂又很嚴肅的面覷長青，「打起來啦。這一次我們中國決心和日本打了。已經打過半個月光景，在北平盧溝橋，現在愈打愈兇了。日本飛機四處轟炸我們；岳陽這地方眼前還能苟安一時，遲早便成戰場。咱們湖南自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尤其湘北這一帶。萬一日本軍隊迫進武漢，馬上便想攻打湖南。我們岳陽和城陵磯這一帶，却是首當其衝。到頭來，別說學校開不成，連藏身之地怕也沒有了。」說完儘看着長青的面孔出神。

長青知道姊夫學問很好，却沒勇氣，日本軍隊還沒到，便這麼唉聲嘆氣的，肚裏兀自好笑；但略一想想，却笑不來了。讀了這幾年書，見識增多，知道日本鬼子幾十年以來，無日不想亡我們中國，六年前打東北，佔去許多便宜；這次又起大兵侵犯，大有非亡我不可之勢；這是民族生死的關頭，如不能打勝他們，馬上就得做亡國奴，子子孫孫不得翻身。我孫長青站起也有人高，論吃飯也賽得人過，天生一付好身手，難道活活等死不成？左思右想，一回想來多一回氣，猛的對着人端的面孔道：「據我看來，目下兵荒馬亂，也無用讀書，大家起來救國去。第一，憑本領教老百姓各種戰時智識；第二，組織游擊隊；第三，……」

看官，你道孫長青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平日嬉笑慣性，怎麼一時變得這般懂事起來？殊不知這是大中華精神和大湖南精神的表露。湖南人本就剛強，受不了人家的欺侮。凡是大中華民族的份子，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誰都不願做亡國奴！凡敵人到來，伏伏貼貼願做順民的，都不配做中國人。閑話休提，言歸正傳。

且說當時孫長青打定主意，匆匆忙忙應了學校畢業考試，便辭別姐姐姊夫和要好的同學

回返城陵磯。孫氏夫婦見兒子半年沒回家，這時畢業回來，身材魁梧，性情老練，少不得暗裏歡喜，張羅東西給兒子吃。長青却稟告父母要借隔壁龍王廟開個學堂，收容鄉裏民衆讀書。兩老當然答應。一切佈置完妥，馬上開學。鄉裏人素來和孫家和睦，又知道長青新近城裏畢業回來，說要教他們子女讀書，不收一文學費，怎不應允？不一時學生來得很多。可是長青的目的是要在本鄉組織游擊隊幹部，只揀伶俐強壯的五十人入學。從此留心戰局，閱覽游擊戰術，隨時對鄉裏學生講解戰時知識和技能不提。

日子易過，又是一年，中日戰爭已經打了一個年頭。四方烽火，到處敵機。敵人正集中巨大兵力向武漢包圍，不料我方精良軍隊恰巧從武漢撤退，日本鬼子撲了一個空城。但他蠻不畏死，果然又想進窺湖南。風聲一天緊一似天，城陵磯當地居民胆小的多數收拾細軟，攜兒挈女望安全地帶逃奔。一時人心惶惶，秩序大亂。長青學校的學生，憑空少了二三十個，只剩胆大的不跟着父母逃走，硬要留在家鄉和鬼子拚。長青點一點剩下的學生，只有二十六人，心中未免不快。但再想起人多心雜；人少反而齊心，一樣可以打得游擊。也就放下心腸了。只是父母年紀老邁，得想個方法。於是獨自踱回家裏。只見兩老却很鎮靜的在洗菜呢。閑話幾句，訕搭的勸父母暫避一時，只見爸爸坐得筆直的，拂下身上菜葉大聲說道：「走，怎捨得我們的房屋？怎捨得成熟了的稻子？縱然這些可以放棄，難道祖宗的墳墓也不顧了嗎？……我六十多年來沒有離開家鄉，叫我走那裏去？鬼子來了，祇用一把刀就夠了，躲在大門灣裏殺他一個再說，要是再來，我拚命也得再幹掉他幾個。對本對利，我還賺了。瞧瞧，我膀子還粗呢！」長青一看爸爸揮動的手，捲得高高的，果然肌張力滿，只似四十餘歲人的樣子。明知爸爸性情剛硬，一時勸不過來，只得罷了。

第四回 斜陽殘谷大好男兒試鋒銳

一天，激昂的一天終於來到了。那也是九月秋涼時節，日本軍隊聲勢洶洶地猛攻岳州，一時炮聲隆隆，烟霧迷天。城陵磯離岳州只有十餘里路，炮火聲音，聽得極清楚。稍靜下去的人心，及一度倉皇起來。早晨天色魚肚白，水姑便帶了細軟，後頭跟着楊人端跌進門來，人端嚇得連話也說不出，還是水姑精明，力說城陵磯不安全，勸父母和弟弟一起逃奔，得貴絕不答應。到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得他暫到離鄉二十里路的遠親家躲避。長青自然不去，招待他們用過早餐，幫忙收拾細軟，送到幾里路便回來了。

長青見老人已經逃避，心中少了一塊石頭，便在家招集弟兄們商量游擊方法。槍枝，子彈，手榴彈，已經由駐城我軍手裏得到，再搜集些斧頭，鐵鍬……等等武器便成。只是分組發生問題。照長青心意，他們人數雖只這麼二十幾人，工作却不限定「全武行」，應該文武都來，文的是捉漢奸偵察敵蹤，加緊勸導本鄉民衆，教他們制伏少數敵人的方法；武的却是團體的截擊，擾亂，以及個別的殺敵工作了。喜得到此危急時候，大家都能一心一德聽從長青調度。於是工作很快的便分配好了。議定游擊範圍，暫爲城陵磯一帶，夜間團體行動，日間三三五五出去做個別的「一文」的行動；大家裝束，一律裝成農民樣子，使敵人不懷疑。集合的地方則爲孫長青家裏的後園，因爲那地方林深樹密，敵人等閑偵察不出。

不一日岳州失守，野獸一般的日本軍隊，到處殺人放火，奸淫搶劫，岳州府繁華之區，

成了死城。看看獸軍馬上來到城陵磯了，長青一千人摩拳擦掌，準備拚命，決定未做大規模襲擊之先，先來幾套小玩意兒，給日本鬼瞧。於是趁日軍來鄉，兵荒馬亂的當兒，大家都帶了暗器分頭幹去了。

話表這時來到城陵磯的敵軍，共有二百人光景，一來便搶，棗，殺，淫。小小的一個村鎮，被鬧得瘴氣烏烟。他們鬼子幹得痛快了，便三三五五散溜達。這時孫長青自己咬緊嘴唇正在鄉後一座小山上守等，却有一個敵兵，因為沿途向我家擄掠錢物，搶得高興，迷了路途。眼看着一道斜陽照得漫山丹楓，閃閃爍爍，落葉給風吹起，紛紛飄搖。四顧荒山曠野，焦急得什麼似的，才想去抓個中國人帶路，猛可看見山坳裏却正有個老百姓，便高聲喝令「過來！」

看官，你道這老百姓是誰？就是孫長青呀。過來就過來。可是他却裝作驚慌模樣，鞠躬作揖，求日兵饒命。於是日兵做了手勢叫他帶路到城陵磯。長青有意領他在峯壑叢壑裏「兜圈子」，這樣子差不多「兜」了一小時，天色已漸黑下來了，說時遲，那時快，剛走到一個轉灣口，長青忽的把手榴彈由懷裏拔出，「拍」的一聲，就向鬼子擲去。正中鬼子腦袋，倒下去了。長青連忙搶上一步，一腳踏住鬼子胸膛，風快似的把他帶的檯枝和衣服剝下來，再把他屍身踢進草叢裏，趁夜晚摸回家來，探探剝下的衣服口袋，搜出我國法幣一千二百餘元，心中好不歡喜：一則平空得此錢文，增加此後打游擊的便利，二則日本正想盡方法奪去我國法幣來套取外匯，這次由敵屍拿回一千二百餘元，數目雖然不大，我方却也少此一千二百餘元的損失；三則一出便得了采，不失是個很好的采頭。一路想來，心花怒放。

尋黑夜摸索返家，一路未曾遇見敵兵。跨進園來，早有兄弟們靜立在樹下焦急的等待着。當即對大家說明原委，衆人好不高興。於是長青把奪來的法幣當衆點明，收在大櫃裏頭，再興頭十足的把敵屍剝下的「皇軍」制服，就燈下任大家欣賞一會，密藏在幽僻去處，準備日後使用。大家一同散坐樹蔭，各人追述一日間「試馬」經過，嘻哈了一陣，同進晚餐。

是晚一天一望無雲，月明似水，九月時節，雖說已屆秋涼，日間猶有餘暑，到得晚上，才能說是確入涼秋境界。今天月亮特別好，涼風一陣一陣的吹來，吹到末了，人們皮膚都有點兒冰冷了，天上的月兒，好似也經不住秋風的頻吹，一刻比一刻冷峻起來，一道寒光映着滿天的淺藍色，輕洒下來，使人都有清醒的感覺，恢復了一日間的疲勞。

大家在月光之一邊吃晚飯，一邊談論明天的計劃，忽聽得東北角上，隱有嘈雜的聲音。這聲音乃是跟着涼風飄來，有婦人哭聲，軍號聲，和重物碰擊的聲音，此外還彷彿夾雜着有許多人在路上狂奔的足音。衆人愕然，生怕此時敵人發現擾亂，就此挨戶搜查。但抬頭一看，東北角上，火光燭天，聲音即由火焰昇騰那方向隱傳過來，却也心安了一半；這東北角發火的地方，距離孫家不及二里之遙，是由孫家到那地方，必須經過的一個熱鬧的市區。

看光景又是日本鬼子的磨折。想到這一層，衆人飯也不吃了，一齊猛的站起來，爭先恐後想到出事地方一看究竟，相機行事。長青畢竟機警，不以爲然，勸大家暫在家裏靜待一時，讓自己單身先去踏看一番，需要幫助時節，自然會回來叫大家同去幫助；因爲人馬動得太，打草驚蛇，反而不妙。衆人見長青說得有理，個個贊成；只見長青連忙直跑耳房內檢出剛才剝來的日軍全套軍服，在月下忙忙穿着停當，跨開大步，踏向後門走了。

第五回 一門忠貞爲道中華多漢子

話說孫長青別了衆人乘黑夜從後門走出。滿天星斗，一路靜寂無聲；夏夜裏本來熱鬧的鄉村，到此時家家戶戶闐如無人，大概早已攜幼扶老望附近村落躲避了，想念之下，心裏非常難過，說不出的憤恨。趁月色走到市街，一望荒涼，只有兩三家飲食店被敵兵強迫開着，燈光一樣明亮，進進出出的敵兵，醉醺醺地三五成羣，咕咕呱呱不知嘴裏說什麼話；他們碰見長青，以爲是自己隊伍，不加盤詰，長青生怕給他們看出破綻，低頭疾走，行抵城牆根，騙開了城門，直朝東北角火光地方快跑。

定睛一看，原來火光閃爍的去處，正是地方上有名耆紳劉開楨的房子；這時劉家屋子已經焚燒將盡，只剩下後進靠近花園處的平房數椽，火舌跟着風勢正伸向附近鄰家的小平屋，直冒濃煙。火場上沒有其他中國人，只有幾個披頭散髮半裸體的年青女子在地下打滾抽噎。旁邊有十幾個獸兵，在拍掌狂笑，遠遠還有脚步追逐聲，女人啼哭聲。長青到此時，心裏明白，因爲衆寡不敵，不好發作，躊躇了一會，悄悄地暗向女人啼聲處躡足走去。

疾行不及數武，正待定下神來，認定方向，忽聽得脚下草叢裏彷彿有男人呻吟的聲浪，借月光行近一看，却是一個着漢裝的白髮老翁。長青知道這老人必是剛被日兵磨折，一陣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俯下身，往草地扶將起來。細望明白，不禁失聲呼喊，原來却是自己父親的好友劉開楨長者，他的家就是此刻被燒了的。

劉開楨這時神志稍爲清醒一點，看見長青身穿日本兵制服，老眼昏花，來不及辨別面貌

，以爲又是日兵來揪他，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推了長青一把，嘴裏大罵不休。罵到後來，一陣咳嗽，有氣無力地重新歪在草際。長青見了，心裏又是欽敬又是同情。連忙壓低嗓子，悄悄告訴開楨說自己是長青，假扮日兵裝束，老伯別疑心。開楨借月色端詳了長青一會，歎一口氣，老淚縱橫，勉強坐起來。

幸得由市街回返長青家裏，不必經過城門，另有小路可走；雖然路徑迂遠，田塍起伏，到此時也顧不得了；讓開楨躺在草叢靜養一會，自己悄悄跑開幾步張望，見火勢已殺，日兵早已走了，便轉回來徐扶老人拐向東南角的荒徑摸索回家，當有衆人預備茶湯，看護老人，這且慢表。

且說這位老人劉開楨，今年六十二歲，是城陵磯的世醫，祖上手裏遺下來一些田產，加上自己醫術高明，歷年賣醫所得，着實積下一些錢文。早年讀過詩書，爲人秉性剛直，深明大義。家裏一個老妻，兩個兒子娶了兩房媳婦。長子劉開，現年二十四歲，在省外大學讀書，中日戰爭起來時候，跟隨學校遷到陪都——重慶上課，明年是畢業期間，往常很多書信回來。次子劉定，陪伴老人身邊，老人爲欲醫道有傳，便盡心教他醫理脈息之道。小孩子今年雖只二十歲，倒也天資聰敏，有學必會。長媳房氏，次媳閔氏，兩妯娌和和氣氣侍奉公婆，過的是清閑快樂的日子。

這次日本攻打湖南，兵臨城陵磯，滿城風雨；劉家事先未及準備，逃避不及，看看日本兵馬上迫近城郊，老人招集全家大小以及僕婢人等說道：「瞧光景敵人這番迫來，總是凶多吉少。我家逃避不及，絕不應當做順民。婦女尤其應該誓死不受姦污。萬一受到壓迫，大家

都要轟轟烈烈，幹他一番，保了名節。」說得非常沉痛，聲淚俱下。一家人秉承老人意志，個個準備犧牲不提。

這一天，敵兵二百餘人果然衝來。劉家的人不及逃避，結果被獸慾猖狂的敵人搜索到了。首先是劉定妻子閔氏在前廳，被一個衝進的敵人看見，沒命追趕，想趕出大門，尋個去處取樂。劉定在屋裏一眼看見，怒不可遏，竄出房門，隨手掇起一方硯池向敵人猛擲。不料氣急加上慌張，用力過猛，斜刺裏却拋向大門的門環上面，嘯的一聲，火花四迸，敵人震了一下，大吼一聲，左手揪住閔氏，騰出右手向背後拔出手鎗，望劉定天靈蓋瞄擊，彈中要害，死了。閔氏見丈夫已死，心中又氣又憤，打丹田裏尖呼一聲，摔開敵人，猛向門外猛衝。敵人連步追上，閔氏却飛似的奔向門外大荷塘，撲通一聲，只見水花四濺，殘荷擺動，身子愈沈愈下，不到一刻香消玉殞了。

這時老人劉開楨正和衆人在後進談話，聞得前面槍聲和閔氏銳叫，知事情不少，這番決難倖免。衆娘兒們嚇得只管打抖，縮在一堆；劉老人正氣填胸，催促衆人早自爲計。劉家原是詩書門第，何況老人素日訓諭殷殷，個個原已抱定犧牲之見，經老人催促，如夢初覺。於是由老人的夫人，率領長媳房氏，婢女春鳳，各噙一泡眼淚，悲悲切切同投屋後牛原塘自盡。劉老者拖起龍鐘脚步，跟在後頭，親眼看老妻、弱媳，以及無辜的婢兒赴水喪生，心裏好不悲慘，任你是個鐵漢，到此甯不斷腸！一時劉老者悲憤之極，正待也向塘中跳去，突然後面不知什麼時候竄來敵兵十餘人，全副武裝。心中一慌，脚步不覺慢些，却被爲首的一個敵兵攔衣領揪住，動彈不得。

第六回 後園決策千人爭赴壺子山

上回說到老人劉開積秉天地浩然之氣，不甘屈節，諭全家大小壯烈犧牲，親眼看老妻、弱媳、婢女投塘自盡，自己正邁大步向塘猛跳，忽然後面有如狼如虎敵兵攔衣領揪住，不能如願。

原來敵兵打死劉定之後，便一窠蜂擁入劉宅，目的先弄幾個姑娘玩玩，再慢慢地翻箱倒篋。那知跨進大門，搜索各個房間，闖無一人。一路尋來，却瞧見這位老人面對屋後的池塘出神。再看池塘，漂蕩着三具屍身，都是女的，心裏猜不透。看光景這老頭行徑蹊蹺，非問他個明白不可，便衆星捧月一般圍上來了。

劉老人此時抱定英勇犧牲念頭，任你敵人罵、打、揪、摔，只是一言不發。敵人到了後來，沒有辦法，發了狠給推進草叢裏，補上幾腳，又一窠蜂的返身入屋揀東拿西，只揀值錢的細軟往懷裏塞。臨行，到灶披間尋了火種，望四處澆上洋油，堆了破紙，書畫，說得遲那時快，只見火舌丈丈升騰，十數道黑煙迷漫，不一時火勢升屋攀椽，有如金龍飛舞。一座巨屋，呼呼嘩嘩地燒成一片。

屋子着了火，火舌往附近直溜，忙壞左右鄉鄰，婦人家胆子小，都哭着出來，到了門外，看見敵兵十幾個圍在場的大屋子拍掌狂笑，嚇得脚也軟了；胆子大一點的，跑得過關，胆子小的都被敵人餓虎撲綿羊般，一個抱一個按在地上，赤身露體。到後來狂嘯一陣，丟開伏在草叢的劉老人，嘻嘻哈哈的到另一家玩了一會，擁到飲食店鷄鴨魚肉的濫吃狂飲去了不提。

且說劉老人這時休息一會，神志漸清，幸得傷勢不重，也無大礙，只是回想一家人慘死，悲憤不勝。長青一班人免不了勸解一番，果然到後來老人氣也消了。長青心想老人在此，十分不便，意欲送他到鄉下與父親姊夫同住，免得礙腳礙手，招日兵懷疑，老人倒也同意。商議停當，約定明天晚上更深之時，乘日兵不備護送躲避，各自安歇不表。

這時日本兵由城內來到城陵磯的越來越多，終日打家劫舍，放火殺人，看見錢物便搶，看見婦女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按下來便淫，淫了之後不高興時一刺刀刺死，揚長而去。本已寂寞的城陵磯，越發悽慘荒涼。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誰能不想法抵抗呀！於是一般沒走脫的年青力壯小伙子，風聞孫長青組織游擊隊，暫把隊所設在孫家後園，好不高興。當夜月明如水，互相約定，避開敵人注意，三三兩兩，向孫家園而來。長青本是肝胆漢子，何況這又是救國的舉動，當即喚醒大家，穿着衣服，就花園相見，各道衷曲。英雄所見略同。於是馬上合議種種游擊步驟，連絡方法等等，盡歡而散。

却說次日晨曦初上，長青就由床上一骨碌爬了起來。心下自忖，這回藏在敵後幹初步的游擊工作，倒也旂開得勝，事事如心，只是零零落落閃閃爍爍，未曾發動一個巨大的局面，給敵人以嚴重的損失，未免美中不足。又想起老是藏在家裏晝伏夜出，也不是辦法。沉吟了一會，馬上心裏打定主意，踱出房門。

這時候衆人都已起來，三三五五在園內散步，運動，閑談，一見長青進來，滿面正經，似有一腔心事，忙迎上去。大家寒暄一會，只見長青說道：「我們祖國受難，家鄉淪落，大家一心一德，起來爲國效勞，這是男子漢大丈夫應做的事。我相信我們都已下過決心；只是

一件事還做得不夠，就是此後應該擺脫敵人的範圍，到鄉下去，聚集二三千人，配合我們軍隊來一個大規模的游擊戰……當然，像剷除偽組織，消滅漢奸，破壞電信交通，焚燬倉庫機廠，劫奪輜重軍火，以及零星殺敵等等，我們還得做……」長青才說幾句，衆人早已頻頻點頭，說到這裏，大家歡呼起來，一致贊成。於是一同席地坐下，商議邊地問題。大家同意遷到離城三十里路的壺子嶺，那邊岡壩起伏，老樹參天，疏疏落落只有十數戶人家，端的是形勢雄偉的所在，並且有一條羊腸曲徑，暗通縣城，另有一條小道可和鄰縣我軍聯絡，火器軍需接濟無虞，計議已定，各自收拾搬家，約定今晚午夜暗中棄家出發。

盼到天黑，長青連忙準備晚飯。飯食過後，趁屋子前後悄無日兵，扶劉老者先往父親姊夫避居的地方。一路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挨到。一看面前茅屋三間，裏面油燈閃閃，心裏一鬆，好久不見父母，恨不立時奔進去，喊一聲「爹，媽，」。正待叩門，陡然聽得門內耳廂房彷彿有人呻吟，伴着一聲聲老婦人的啜泣，心中十分可疑。突然，一陣砰礮，廳堂上似有重物撞擊聲響，跟着是少婦無可奈何的啼聲。只聞得一陣男子脚步拍拍地奔向大門來，害的一聲大門開了，門縫裏竄出一個人來，鼻架眼鏡，身穿中山裝。定睛一看，却是姊夫楊人端。這楊人端慌慌忙忙的正想提起脚步望門外跑去，冷不防黑暗裏被孫長青攔腰抱住，哎喲一聲，動彈不得。原來長青是個有心眼的男子，今日耳聞目見，無一不疑惑在心；情知家中必是吵出天大事體，但不知大到若何程度；今見姊夫慌張跑出，姊姊又在廳堂欲泣，知道這事必與姊夫有關。所以冷不防阻住姊夫去路。一面招呼劉老者，一面拖着楊人端，進入門來，探個明白。

第七回 爲虎作倀人端臭名留萬載

話說孫長青一面招呼劉老者，一面半推半拉，拉得姊夫楊人端進屋。借燈光一看，只見姊姊水姑秀髮蓬鬆，滿臉流淚，正由耳廂房出來；水姑見長青，心裏一急，不禁號啕大哭起來，一句話也不能說。長青情知不妙，鬆了拉姊夫的手，回過身來，門了大門，啓問水姑家裏發生什麼事體，不聽猶可，一聽了怒氣衝天。

原來楊人端世代書香，姓楊的這一家於今雖然比前冷落，但在岳陽城仍是名頭不大不小的鄉紳。敵軍打進岳陽城，城內豪紳，紛紛逃避，敵人急切要成立偽組織，四處拉人拉不到，不知怎樣揀選，却選到楊人端身上了。楊人端辦學數年，清介自處，倒也換來一些虛名，加以這人生性懦弱，自然日本人認爲他最容易對付，最容易利用的了。

日本人的特務工作本是相當利害。上頭下個命令探查人端的下落，不到半天，早已探悉人端避居在什麼地方，並且又探知目前投入日軍做漢奸的武義這傢伙，平日和人端非常相得，由武義去遊說人端，大事必成。日本軍官接到這報告，馬上召喚武義前來如此這般。看官，天下最賤的只有烏龜和漢奸，一旦他主子交代辦事，正是效勞立功的機會，漢奸那有推辭？當下武義拍拍心坎，答應下來，向日本軍官行了個最丟人最恭敬的辭別禮，得意洋洋地向人端新避居的地方而去。

水姑見丈夫素日好友一旦來臨，少不得招呼茶飯。那知武義和人端兩人，談到後來，却鬼鬼祟祟地談到幽靜的耳廂房去了。只見人端始而遲疑，繼而欣聽，最後似乎答應了什麼事

，武義撐着沙啞喉嚨，拍拍人端肩膀，大笑幾聲，連茶也不喝，滿面春風的拉着手杖走了。水姑是個伶俐婦人，平日已見武義品行不好，又知丈夫是個耳皮軟的，今日兩個人半斤對八兩，不知談出什麼話來。趁個便，陪了笑臉，探問丈夫。人端到此瞞不得了，一五一十對水姑直說。說敵軍要他出來當維持會會長，維持一地的治安，免得民間秩序紊亂，人民受苦。保全同胞的生命，總算做一場功德。又說日本軍隊答應等到維持會成立之後，馬上退出；如果答應，保全一家生命財產，不然的話，全家完了……」接着人端又滔滔地說下去，無非是「男兒得志」「保全桑梓」這一類漢奸思想的話。

水姑知道丈夫此時陰柔寡斷，又是畏首畏尾，愛惜身家生命的無用男子，到此已入迷途，急切勸不過來。他生平惟一敬畏的是岳父孫得貴，請他老人家出馬，或許有幾分希望。於是裝做鎮靜，到廚房預備早飯，趁空到父母臥房，悄聲告知這宗事情。得貴是個烈性老人，平日忠直爲懷，那能容得自己女婿幹下這麼丟臉的事？登時捧開早烟管，霍的由椅上站起來，正待發作，水姑怕此時鬧翻，不得下台，趕忙勸父親忍耐，從長商議。

早飯捧上來，岳塔母女四人統統上棹吃飯。大家都有心事，只聞箸子碰碗碟之聲，誰也不發一言。草草吃完，得貴捧了早烟管踱到耳房休息，愈想愈有氣，厲聲叫人端進來。人端這時正是醜媳婦見不得翁姑，扭扭捏捏拖着沉重脚步跨進門限。畢竟老人肝火盛，一劈頭便是一頓罵，罵得人端無地自容。忽然大門外脚步聲響，人聲嘈雜，其中似有一個人匆匆來到廳堂，接着把頭探進耳房來。定睛一看，却是武義這沒人格的漢奸。武義這沒人格的漢奸，得貴本來認得武義。此時見面，將已熄去的怒火，又一陣兒衝了上來。大聲戟指喊罵，

罵他沒廉恥的賣國賊，投降敵人，誘惑朋友。武義這時是奉着日本主人的命令帶了十名鬼子兵前來催請人端到岳陽日軍司令部商洽組織維持會的事情；日本軍官答應維持會成功，派他做稅局局長。一肚子好不高興，一踏進門，被老頭子碰了一鼻子灰。他本是不好惹的醜傢伙，這時老羞成怒，再也不管長輩不長輩了，一勁兒用話頂撞過來，得貴氣得滿身打戰，恨不得立時把這無恥漢奸一鋤頭碰死，搶前一步，很很的批了武義一頰。

武義這流氓做了漢奸，有日本主人在背後撐腰，以為除了日本人外，自己便是本地的太歲，可以作威作福。今日當場被得貴批了一頰，如何不惱。只見他青起面孔，竄出廂房，到天井下對帶來的敵兵隊長說了一陣，敵兵跟來了，個個兇眉暴眼，拿起槍桿，要把得貴架走。人端見不妙，忙與武義商量，求饒他老人家一命。武義情知把得貴架去也沒好處，弄得人端情急翻腔，自己稅局長做不成，也不值得。於是又假做好人，阻住日兵。日兵獸性生成，平日那把你漢好看上眼，只為自己上頭命令，不得不暫時聽武義調度，這時見武義上刻叫他抓得貴，這一刻又放得貴，有氣無處使，一股獸性向得貴發洩了。只見十個毛拳頭齊向得貴身上雨點般磕下來。得貴老人，本已氣急了一陣，那經得痛打，早已一息奄奄倒在地下。人端做聲不得，這邊日兵回過頭來照武義頭先的吩咐，把人端半綁半請的推出大門，呼嘯而去。

第八回 犬義滅親英雄姓氏遍四方

話說水姑見父親被日兵打在地下，傷勢甚重，抑下憤恨情緒，連忙和母親孫張氏二人救扶上床，請醫調治，母女二人，輪流看護，一燈如豆，想懷長青一時不得見面，人端又變了心，老人病勢日重，不知有無關礙，只得相對默然以淚洗面。不一時天色黑將下來，門外叩門聲急，却是人端獨自一人回來，正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暗暗納罕。

原來日軍怕人端不死心，迫他回來搬取眷屬到岳陽城內日本駐軍附近民房居住。房子已由日軍看好了，只等人端回來搬眷。眷屬搬在那邊之後，等於監視，一舉一動便受日本人控制了。日本鬼子表面上叫人端獨自回家，表示信任，暗裏却命日本密探遠遠釘梢。人端在日營被日本鬼子假意殷勤招待，許他升官發財，本來是個熱中的無用男子，此時心腸全部改變，一意想保全生命，做偽官，樂他一時，於是歡歡喜喜的回來接眷，對岳母妻子說：「老人傷勢不要緊，城裏日本軍醫醫術高明。」

水姑嫁得丈夫數年，實指望丈夫掙氣，光耀門楣，再不然做個光明磊落的男子漢，保全聲名。今見丈夫如此卑鄙，如何不傷心？苦苦相勸，人端非但不聽，反而動怒謾罵起來。水姑心裏：我這一世總是完了，丈夫做漢奸，我被人罵做漢奸婆。率性當作自己做幾年惡夢一般，還我清白，陪伴父母過生，再不理這沒骨氣的小子。主意已定，兩口子鬧翻了。一夜裏兩人你來一句，我還一腔，鬧得都不安眠。

次日天還沒亮，人端又來叩咕，落得水姑擲頭大罵一陣。人端這時利令智昏，橫了心腸

，什麼都顧不得，就廳堂大捧大罵，氣汹汹拔步出門，正碰着孫長青。長青一面請劉老者坐下，一面牽人端的手，回頭問水姑什麼事。水姑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對長青訴說。長青聽說人端立意做漢奸，真是半青天打個霹靂，登時一股怒火向上衝來，看準人端面孔，唾了一口沫；只因聞得父親病重，忙奔入廂房。只見老人遍體鱗傷，氣息如游絲之細，不覺悲上心來，一滴豆大的英雄淚滴在頰際；猛記起劉老者醫道精明，又是父親老友，往袋裏取出手巾，擦乾眼淚，請劉老者入房診治。劉老者平日和孫得貴非常相得，今見自己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得貴又是氣息奄奄，神智不清，不待按脈，早已滿腹辛酸。按了脈，明知老人無望，危在旦夕，只是不好說出來，索了筆硯，隨便開了藥方，盡盡人事。長青以爲父親病勢尙無大礙，一陣心喜，讓劉老者出房，到廳堂坐地。四處一探，只見人端却在房內收拾衣物，準備永不回家，做他的沒良心的漢奸去。

長青這一氣豈同小可。當了漢奸便是大中華民國的罪人，人民的公敵，父可以不以爲子，妻可以不以爲夫，子女可以不認他做父親。打殺一個，便使祖國多一份抗戰力量，何苦長青又是一個頂天立地男子漢，叫他怎看得上？於是跑入姊夫房內，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先按下火性好言相勸，望他回頭。人端一語不發，狠狠地只是埋頭整理行裝，越勸越不來。長青不得不使用最後的手段了，只見他風似的搶前一步，把人端攔腰抱住，騰出手來，往地下拾起一條紫被囊的粗繩，疾風掃落葉般五花大綁給他綁上，人端敵不過，口裏亂罵，身子不能動彈分毫。

開後門，原有一條小徑通至壺子嶺，一路幽僻，日兵輕易察不出。長青便鷹子抓小鷄般

把人端攔胸提起，出在廳堂，對大家暫時告辭；水姑見丈夫如此模樣，畢竟打動夫妻之情，心裏幾分難過，但一想到做了漢奸便是敵人，一輩子總當他死了，却也只噙了一泡眼淚，心灰氣懶，聽長青處置不提。

且說長青把人端拉至壺子嶺。這壺子嶺就是長青這一千人昨日議定作為游擊隊駐居地的所在。當時已經決定今晚把全隊人馬開拔嶺上，所在這時已有隊員在那邊踏看地址，細察地勢，陸續偷運器械前來。所以長青到得嶺上，便有手下一千人前來迎坐，一同在看定的民房內坐定，長青把話向大家陳述，人人無不恨人端刺骨。最後決定，抄小路把人端送往中國軍隊處理。計議已定，長青招呼同志二人幫忙，把人端架至我國軍隊陣營，陳明究竟。軍隊長官本因長青與他商量過打游擊的事情，兩方相熟，這時尤其大喜不勝，最後決定，人端雖然被迫做漢奸，姑念他不曾參加實際行動，暫時禁在營裏，讓他改過自新，仍然做好國民。果然日後人端受我軍人格感化，痛改前非，參加救國工作，這是後話不表。

第九回 身敗名裂幾見漢奸下場好

話說長青一千人把全部游擊隊搬到壺子嶺，靠着地形優越，東南西三面可以包圍鬼子，北面可與國軍取得聯絡，「大義滅親」名兒傳聞之後，望風參加的年青壯士，不下一二千人。正是兵精糧足，八面威風，敵人聽了就頭痛。一時大家齊心齊力，數個月間，除漢奸，拆路軌，毀油庫，軍火，襲敵營劫糧，攔擊，截殺……等等應做的工作，都幹得非常成功；同時還把一些有智識的女隊員分了小組，隨時出發和民衆聯絡，做宣傳的工作。一時城陵磯附近抗日空氣非常濃厚，只恨得日本鬼子咬牙切齒，時刻想滅除這一起愛國的游擊隊。

且表道時漢奸武義拉了楊人端到日人那邊，日人好不開懷，登時命令他們草草把維持會成立起來，叫人端做會長，武義做了稅局局長，看官，日本鬼子打下我們一個地方，照例利用漢奸出來組織什麼「維持會」這玩意兒，你道他們肚裏有好意嗎？表面上看來，好像很好聽，說是推舉中國人出來維持治安，免得地方燬爛，可是骨子裏却毒透了哩！原來日本兵少將寡，我們中國地大人多，他想一口吞下中國，真是做夢，根本上他沒有那麼多的兵力分佈在中國的每一地方來，所以只得慫恿漢奸出來替他暫時「守土」了；爲了這個原因，所以凡有維持會成立，背後總有日本鬼子在拉線；任你什麼會長什麼長，只不過和木人戲裏的傀儡一樣，叫你東，你就東，叫你西，你不得不西，因之參加這一起偽組織的人，無形之中是拿起一柄利刃望自己喉嚨刺，又落一個漢奸的萬載臭名。

武義居然大願達到，當了稅局局長，滿心以爲這一下

可以撈得大宗錢款，讓自己快活一下了。那知日本人叫他做局長，只是利用他，今日派餉，明日徵糧，弄得人仰馬翻，不特一個大錢撈不到，反而賠上應酬費用，三餐茶飯也吃不清楚。

一日，剛是星期日，他的烏桕局放假不辦公。午飯過後，這武義撥了一把椅子，灣在那兒洗腳，一面口裏嘖嘖在對老婆發脾氣，門外忽的竄來幾個人，嚇了一跳。定睛一看，爲首的却是維持會顧問松木少佐，後面跟隨幾個日本兵。這少佐一到廳堂，大模大樣一屁股坐下，翹起左脚，向褲袋取出香烟，燃上火，吸着了，斜着眼睛望武義妻子梁碧芬直溜。梁碧芬今年剛交二十二歲，本是岳陽小學學生，是前幾年武義在當教師時候釣來的，爲人倒也天真活潑。松木一到這裏，就看上了，只恨拿不到手。這時梁碧芬被松木瞧得不好意思，滿面飛紅，可是丈夫又是他的屬下，不好發作，連忙裝做有要事，進房而去。

松木一對色情眼睛，只跟着梁碧芬的後影子轉，直等望不見了，一陣哈哈……的大笑起來，把眼光收回來，落在武義面上。武義摸得到日本鬼癖，以爲松木這會兒必是對他商量「借」老婆了。他既做漢奸，那有人性？松木今天要他砍下他老子的腦袋，尙還答應，何況借妻？早堆下笑容，準備點頭。誰知松木偏不是單道這話，只見他把椅子挪近來，向武義耳邊打電話，武義頻頻點頭，跑到房裏換了衣服，催老婆出來招呼松木，他自己單身匹馬的望門外走去。

原來松木知道武義與孫長青有師生之誼，用他去遊說孫長青。盼望憑武義的一腔花舌頭，或能成功，所以在日軍司令官面前推薦了武義；自己因爲要和武義老婆接近，所以自告奮勇跑來。不一時，武義出門去，松木遣開日兵，屋子裏只有他和梁碧芬兩個人了。究竟梁碧

芬是否伏伏貼貼屈服於日本鬼子，做書的人沒親眼看見，不敢斷說。但有一句話要交代：凡是大中華民族的好兒女，絕不會甘受敵人的糟場，總是把性命拚他一條性命，還我清白的中華魂。梁碧芬是個有勇氣的女子，當然也是這樣幹去的。

且表武義滿心高興，靠他路徑熟悉，一口氣跑到壺子嶺。進得嶺來，只見五步一崗，三步一哨，佈置得森嚴周密，心中暗暗欽服，已有七分害怕。通過了第一關，一哨過一哨，但無論如何不得通過第二關的崗位。崗兵盤問清楚後，叫他站住等候，飛奔前往第三關通報。第三關的崗兵接了通報，馬上傳達給游擊大本營。孫長青知道今天武義這傢伙前來，必是勸說自己投降，又記起自己父親前兒是被這小子唬使日兵毆死，而他今日偏不識趣，自討苦吃。於是苦笑一聲，吩咐押了進來。命令一到第二關，便衣游擊諸兄弟如虎如狼揪住武義前進。武義嚇得面如土色。到大本營見長青滿面含怒，心想這下子完了，不知如何是好。長青今日見到殺父仇人，如何不惱？痛罵一陣，由身邊隊員腰裏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刺刀，按住武義，覷準鼻子、嘴唇、耳朵、片片割了下來。一時武義滿臉是血，痛暈在地。拿冷水一噴，又甦了。

於是長青索了筆硯，取過一張紙，把筆蘸飽濃墨，只見他顛顛地寫着：「日本鬼子聽着：咱們大中華好男子，要幹幹到底，有咱們游擊隊在，你鬼子休想安閑過日，除非你們乖乖的滾回去，還我失地來！」寫好，丟了筆，把紙兒塞在武義口袋裏，再把武義五花大綁綁上，吩咐趁黑夜給攢在城陵磯的通衢大道，一面準備正經的游擊工作不提。

第十回 裹傷作戰爲國捐軀姓名香

話說武義被長青這一千人割下鼻唇耳朵，五花大綁趁黑夜丟在城隍廟大道。一夜北風正緊，吹得八百里洞庭兩邊樹木飛翻，尖風捲過洞庭湖水，轉過身來，向人們身上猛襲，利如刀割，任何強壯的男子，只有喊苦的分兒，何況這時武義面孔多了許多痛癢，那經風襲，早已暈下去了。

時當晚秋天氣，黑夜漸長，武義被風播弄，一陣暈死，一陣又醒過來，正沒個奈何處，忽見前面燈火閃閃，黑影幢幢，直向自己的方向行來。一見武義半夜三更躺在地下，早有一個人擎起槍桿望下虛打個照面。武義打個寒顫，定神一瞧，却是日本兵巡邏隊巡邏到此。正待喊救，肩上早已着了幾下槍柄了。他連忙手足亂伸，想說出一兩句話，那知鼻孔被長青割掉，說不成聲。日本兵不知就裏，以爲又是中國平民（那知却是個降敵的漢奸！），儘管望下毆打。這武義本已剩下半條命，經這麼一頓打，那裏吃得消。只見沒頂的鼻孔上，半開的口腔裏，滾滾地冒出鮮血來，一會兒不動了。日本兵見此人已死，往他懷裏搜索，布望能搜出一些值錢的東西來，沒有；只在口袋裏檢出一張紙，却是孫長青寫的那張罵日本鬼的信。

日兵見得不到甜頭，恨來踢開屍身，一路狂罵而去，把事情報給長官知道。那長官見得這明是武義屍身，心下明白，連忙去見松木。松木這時已由武義家裏回來，見得武義已死，長青又寫下這末一張字條，登時大怒，馬上報告司令部，決定用飛機圍轟壺子嶺。

次日，經過一夜北風，秋高氣爽，正是游擊隊大展身手時候。長青正在新開草場與全體

隊員訓話。忽然，^或遠處嗡嗡……的像是飛機馬達聲音。留神一聽，果然。只見遠處的天空正有二十八架日本飛機分成三隊向這邊飛來。長青知來勢不佳，喝令大家疏散。幸得壺子嶺林深樹密，不少隱避可以躲藏的地方。大家疏散中途，飛機已來到頭上了。長青殿後，躲避不及，只隨便蹲在大本營左側的草叢裏。說時遲，那時快，只聞轟隆一聲，似乎外面第二關着了一粒彈。繼又兩三聲轟隆，震撼山岳，不知又炸了什麼地方，只是聲音絕亮，一陣土沙像雨般望頭上洒來，還夾伴着幾角彈片和翻飛的瓦礫。心想這一下我游擊的根據地完了。才想到這裏，只聽山崩地裂般一響，一彈向身邊炸來，眼前一陣漆黑，人事不知。

醒來時，却在床上。床前站着母親，姊姊水姑，劉老者；門外還站着不知多少的游擊同志。只覺臂上劇痛，一陣緊似一陣，咬起牙根，掙扎一看，左臂却已炸斷了，上頭重重裹着一層紗布。素日的衛國英雄，到如今成了光榮的獨臂壯士了。心中雖感空虛，但不大着想；只是想起游擊根據地被炸成爲平地，怒火中燒。

不一時，只聽外面人聲鼎沸，有人奔走呼喊。探問究竟，原來日本軍隊已經迫近了壺子嶺下，長青不慌不忙，吩咐大家抵抗，諸人唯唯聽命。

但壺子嶺上被敵機轟炸，各座房子多已全燬，惟一完好的只有長青辦公連睡覺的這一幢。一切槍枝、子彈、火藥、農具、以及其他武器，都已精光了。但大中華好男兒是不怕死的，是敢以血和肉和鬼子拚命，爭取民族生存的。一時大家熱血沸騰，各自順手拿了傢伙做武器。有的拿起桌子腳兒，有的摸了廚房裏的切菜刀，有的隨手拾起一塊大石頭，到壺子嶺外

下面的日本鬼衝上來，上面我們中國勇士衝下去。一方有全副武裝，一方却有土傢伙和跳蹦蹦血淋淋的愛國的心。一時喊聲澈天。日本鬼經這一大隊不顧性命的游擊隊員猛迫下來，連槍也施展不來了，只好肉搏。自清晨七時一直打到九時，兩方死傷不計其數，塞得壺子嶺下盡是屍身。

約莫上午十時光景，日本軍隊又由岳陽城內抽調全隊人馬趕到助戰。這却是我們正規軍的千載良機。我們正規軍一聽這消息，悄悄派了隊伍，抄小路直趨岳陽城。這邊壺子嶺廝殺正酣時候，岳陽城內已被我軍乘虛奪回，掛上了我們的青天白日旗了。

且表哨兵抄小徑前來報知長青這消息時候。長青好不歡喜。吩咐水姑扶他起來，要去第一關指揮作戰。任水姑如何苦勸，無奈他執意要去，只得從命，扶他起來。長青這時精神一振，痛楚拋在九霄之外，由姊姊扶着，到第一關。只見兩方爭鬥猶烈，我方愈打愈勇，好不高興。一時忘了身上傷勢，把用慣的右臂就部下手裏奪了一支鋤頭，大喊一聲飛奔前去。水姑攔不及，早見他分開同志，到最前排去了。

不一時，只聞嶺下發一聲喊，人人向前猛衝，往來搏擊，到後來三四個滿身血污的同志才搶得長青回來。原來長青急功，衝上敵前，中了一顆子彈嵌在胸膛，死了，水姑不禁放聲大哭。陣前將士，聞得長青壯烈犧牲，個個怒氣填膺，奮力抵敵。捱到傍晚，日本鬼子料一時敵不過，烏龜縮起頸兒，一個個溜去。回到岳陽城，不料城池已被我軍克復，嚇得抱頭鼠竄而去。自此不敢小覷城陵磯，不敢輕視我們軍民的力量；而壺子嶺和城陵磯的名頭，跟着游擊英雄孫長青遠播揚，無人不曉，那個不曉，人都道孫長青是頂天立地男子漢，那城陵

磯壺子嶺上諸壯士版中華民族之光榮

前些時候，作者應友人宋秉恆君之約，寫了這篇通俗故事，用「大楸」的筆名，連載在宋君主編的「大眾畫刊」（沙縣軍管區政治部出版）上面，並承宋君按期配圖，共配上四十八個大幅的木刻畫面。現在把原作略為修改，作為本廳「國民讀物」叢書之一，只惜急於付梓，未能另請宋君另為配上比較小幅的木刻畫。

七七抗戰四週年紀念日作者附記於吉山。

（此處為極淡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另一篇文字或插圖說明。）